

2026年第7期新闻稿：一份让你愤怒的新闻稿

亲爱的朋友们：

三大洲社会研究所向您问好。

献给尼古拉斯·马杜罗和西莉亚·弗洛雷斯

几个月前，我跟随研究所的团队前往哥伦比亚考卡省，会见哥伦比亚西南人民团结进程（Popular Unity Process of Southwest Colombia，简称PUPSOC）的相关组织。这是一个由多个组织组成的联盟，旨在捍卫土地和偏远社区人民的权利。考卡省的农民社区种植古柯，这并非出于“个人选择”，而是因为不动产侵夺和国家的抛弃使他们失去有尊严的生计。我们与哥伦比亚古柯、罂粟和大麻种植者全国协调委员会（the Coordinadora Nacional de Cultivadores y Cultivadoras de Coca, Amapola y Marihuana，简称COCCAM）合作开展研究，于2026年2月发表第97期汇编**《向穷人宣战：毒品，农民和资本主义》**。本期新闻稿的插图也引自第97期汇编，由哥伦比亚西南人民团结进程拍摄，三大洲研究所的艺术团队二次加工。

起初，我想用散文体写这篇新闻稿，却是文不达意，故而写了一首漫长婉转的诗歌。我对产生这种痛苦价值链的体系深感愤怒，不带着满腔愤慨，难以轻易表达。那么，请读吧：



考卡省卡希比奥：强制铲除古柯期间的冲突。哥伦比亚西南人民团结进程摄。

他们来了，
哦是的，他们来了——
某天清晨，海面一分为二，
如同一道蓝色的伤口。
舰群满载着饥饿
缓缓爬出。

他们把文明
装在口袋里，
就像把刀
藏在丝绸里。

他们把文明
描述得灿若繁花。

但那实际上是饥饿，
是火药，

是纸上的契约，
咬起人来
比牙还深。

他们的船只饮下黄金，
抽去大陆的肋骨，
又呼出锁链
穿进人民的身体

大地，
这片古老的大地，
像母亲一般忍耐，
被迫敞开血管，
供陌生人吸食。

他们夺走了土地。

他们夺走了劳工。

他们夺走了森林，
那上面鸟鸣犹湿。

他们榨干了群山，
直到连石头
也觉得自己贫穷。

那他们留下了什么？

贫困，
像一只破碗，
弃于尘土，
等着孩子们去舔舐。



考卡省波帕扬：2020年，纪念去年起义中警察镇压的受害者。哥伦比亚西南人民团结进程摄。

后来，
强盗们换了行头。

他们扔掉
金属外壳、
手中的剑，
和征服的十字架。

如今他们西装革履，
满身灰色。

他们学会了

口吐新词：

发展，
民主，
法治与秩序——

这些不过是
在旧尸体上喷香水

他们总是
宣告开战。

向毒品宣战。
向恐怖宣战。
向穷人宣战。

战争，战争，战争——
仿佛战争是他们帝国
唯一的祷词。



考卡省蒙特雷东多：2016年和平协议后，农民欢迎前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战士。哥伦比亚西南人民团结进程摄。

他们告诉我们：

毒品贸易如同身体感染，
是系统之外的黑暗地带，
是洁净城市之下
罪恶的地下世界。

但资本主义，
哦，资本主义，
它闪亮街道的下方
从来都有下水道。

它的银行是大教堂，

建在污浊河流之上。

黑手党并非置身其外。

毒梟并非置身其外。

军火商
也非置身其外。

他们是同一具躯体里
活跃的动脉。

脏款如膛中炉烟
升腾而起，
清洗干净，
熨烫平整，
然后归来，
作为合法资本
彬彬有礼地坐在
权力桌旁。

这并非意外。

而是野兽
隐藏的脏腑。

马克思曾称其为
原始积累——

这种积累从未终止。

殖民征服，
圈地运动，
土地掠夺，
人口贩卖——

资本的出生并不干净。

它出生时，
唇上就沾着鲜血。

而当它饥饿，
当它干渴，
它会再次
烧杀抢掠，

像一只吸血鬼

俯身于世界的
脖颈之上。



2020年10月，保卫生命、领土、民主与和平的社会社区活动参与者。哥伦比亚西南人民团结进程摄。

看吧——
看看哥伦比亚的
农民。

报纸称其为罪犯。

国家视其为敌人。

但他们不过是
指缝塞着泥土的
平民百姓，
不过是父母
在孩子的脸上

细数饥饿。

直升机飞抵，
如金属蝗虫过境。

草甘膦喷洒，
如毒化天气降临。

军队出征
踏过庄稼，
仿佛踏过血肉真躯。

而农民种植古柯，
并非出于贪婪，

而是因为资本主义
关上了其他所有的门。

土地集中在
少数人手中。

合法作物种植体系崩塌，
如倦鸟坠地。

没有道路。
没有市场。
没有学校。
没有医院。

只有遗弃。

只有古柯
那是得以生存的
最后的绿色硬币。

在农场门口，
他们几乎一无所获——

唯有一把黄土。

但这片古柯叶踏上了旅途。

穿过秘密实验室，
穿过贩运走廊，
穿过全球市场
的血脉网络——

价值倍增，
直至成为
畸形的奇迹：

从一美元
增至数万美元。

这就是资本主义：

价值向上抽取，
敲骨吸髓。

贫困向下强加，
重力加身。

农民依旧贫穷。

贩毒集团头目暴力度日。

而银行——
那些洁净无瑕的银行——
接收着剩余价值，
如同神父接受供奉。



哥伦比亚圣玛尔塔：农民在大西洋沿岸捕鱼。哥伦比亚西南人民团结进程摄。

偶尔，
丑闻爆发。

汇丰银行洗钱，
涉及数十亿美元。

罚金付出，
像一枚小硬币
扔到外面，息事宁人。

没有高管入狱。

如此庞然大物，不可入罪。

如此神圣加身，不可触及。

因为洗钱
并非偶发。

这是结构性问题。

战争打不到的
是金库。

它打到的
只是田野。

毒品战争
并非针对毒品的战争。

它是帝国的武器。

是披着道德外衣的
侵略行径。

哥伦比亚计划
让农民的土地军事化。

如今，同样的言辞
对准了委内瑞拉——

毒品恐怖主义的指控
被锻造成累累弹丸。

证据无关紧要。

叙事才是一切。

帝国永远需要
一个神圣的借口
遮掩暴力。

而雨林在燃烧。

毒剂喷洒在
亚马逊上空，
摧毁古柯树，

全球北方沉迷于
室友、金钱和采掘，
却无人提及。

他们高喊：

“摧毁那杀人的植物！”

但正是他们的战争

在杀人。

这场战争

既针对自然，

也针对人民。



考卡河流域：当地环境委员会的重新造林项目。哥伦比亚西南人民团结进程摄。

和平始于何处？

不是铲除。

不是军事化。

不是监狱。

和平始于
尊严：

土地改革，
有保障的作物，
道路，
学校，
医院，
权利。

还有重建
农村生活。

因为问题
不在于古柯叶。

问题在于
制度本身。

毒品战争
并非针对毒品的战争。

它是针对
穷人的战争

想要终结它，
需要的不是改革，

而是决裂——

让另一个世界
如黎明新日
从血染的海面冉冉升起。

热忱的，

Vijay

